

豫

章

叢

書

第六冊

殘

章

樂

書

卷之六

胡子衡齊卷八

泰和 胡直 正甫 譔

申言上

有難於弟子者曰子之先生以菱芡稻麥雞犬決理之不在物也輒曰理自人理自人斯疎矣且天下之物眾矣物若無理則子午針曷爲不東西指也嶰谷之竹曷爲能制律子谷之黍曷爲能起龠也陽燧曷爲致火方諸曷爲召水磁石曷爲連鐵琥珀曷爲引芥葵何以嚮日珠何以應月橘柚曷不度江芍藥曷不踰嶺此皆無知之物也寧不有定理乎星辰未必

其有知也乃若龍角見而雨畢天根出而水涸帝車
正而四時調三能著而上下和景星見于中道則泰
運昌旄頭盛于街北則胡狄熾亦不有定理乎鳥獸
之斃也無知乃亦有貴賤之異龍以骨貴龜以殼貴
犀以角貴麝以臍貴象以牙玳瑁以甲猩猩以血鸞
以膠故皆可庸亦可器其次若蟾酥之合玉翠羽之
屑金鳥糞之塵石犬膽之榮樹龜溺之漬木蟹黃之
解漆鰻骨之消蚊巨勝之延年威喜之辟兵又不有
定理乎然則謂物無理未可也曰子之擬也詳矣子
豈不知氣類之有相感者寧獨此物哉雖然太陽無

不照矣而蜀犬曷爲其吠日也太陰無不貫而嶺犬
曷爲其吠雪也水至清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至炎
冽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
輕物宜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古人有云不可以一
槩斷之然則理奚在哉夫品而題之區而用之制自
人心臚然有條是乃所謂理也而不在物也曰然則
理氣二乎曰盈天地間氣也疇非吾心之理之爲絃
也先儒曰性卽理子必以氣類之感者爲理則謂性
在子午針與陽燧方諸可乎難者無以應異時以告
先生曰誠如難者之求理也我則不暇

難者曰漢儒有言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
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
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
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
流相承也其他言君臣父子兄弟善善惡惡皆有法
其法皆不出乎陰陽四時五行之數魏徐氏曰太昊
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
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
乎物類也後之言本天而窮物理者豈不出此而子
之先生胡非之也曰由漢儒言則無人性矣先儒之

本天亦豈至如漢儒之謬哉雖然先儒與漢儒不信
人心而信氣與物者則其弊一而已夫二五之氣鼓
行乎萬物者天命宰之也天命具于人心曰性惟人
性爲萬物之靈故二五者得天命之散殊氣用者也
人心性靈得天命之主宰神用者也聖人先得人心
性靈之全故能理變二五和調四時綱紐造化贊佐
民物蓋天地之賴于人心多矣今儒者于萬物則曰
此出于天而爲理故卽物窮理以求天也於人心則
曰此出于人而易私故一涉人心輒譙訶仇敵之不
遑嗟夫吾姑不言天地之賴于人心也吾獨莫知本

天者之能外人心否也吾恐先儒外心以本天其不爲漢儒之繆亦無幾矣雖然吾聞莊列之言天曰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馬不以羈馯篋不以局鏑魚不以網罟鳥不以畢弋治天下不以斗斛權衡與符璽推先儒之本天反若陰與于莊列之言多矣然則聖人之理燮和調咸當爲私而易所謂裁成輔相云者不將爲誣歟此先儒與漢儒所爲均非也曰魏徐氏之言何如曰古之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以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觀鳥獸類萬物將以開物

成務制器尙象以成理燮和調之功裁成輔相之道
蓋其先有本也非曰以是窮至物理爲學者事也而
徐氏未諳也異時以告先生曰然

難者曰子之先生以爲人心通天地萬物惟不痺爲
仁然則禪者之逃倫棄物是亦非痺歟曰禪者之顛
顛焉出死生爲事也夫安得非痺曰禪者亦自謂明
心矣曷爲其至于痺曰禪之言曰山河大地皆妙明
心中物彼豈不知心之通天地萬物哉彼知心之通
天地萬物而不肯盡心于天地萬物者則其出死生
之爲痺也是學之偏也非心之本然也夫心一也以

蓋則爲儒以不盡則爲禪猶人之手一也以拱則爲
禮以擊則爲暴足一也以蹈則爲善以踰則爲非豈
有二手足哉甲兵亦一也以在湯武則爲仁以在桀
跖則爲虐亦豈有二甲兵哉而世儒必謂本心者之
爲禪則是天之生人心豫厝之毒而爲禪也其生萬
物豫貯之理以業儒也其果然乎難者憬然曰天之
生人心夫寧有豫厝而爲禪耶甚哉不盡心之爲痺
也明矣

難者曰禪者之言出死生也出則曷之曰先生嘗詔
之矣卽莊子所謂有旦宅而無情死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毀者是也此非獨莊子老子曰死而不亡曰
壽非獨老子吾聖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歸者豈歸其形軀哉夫曾子戰兢常如臨深履薄豈
常憂形體之不全哉其曰吾知免夫亦豈免於形體
者哉且夫盜跖胥靡至老而斃獲保首領全其形體
滔滔皆是也固知曾子憂不在是矣曾子之憂憂性
不全爾性不全則不得爲仁孝不仁不足以饗帝不
孝不足以饗親故曾子將死自幸其全而以曉門弟
子雖然豈獨曉門弟子哉曾子不又曰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姑息者憂在形也

以德憂在性也曾子之辨形性也審矣豈肯自居姑
息而徒爲懷刑者倫哉曰曾子曷爲令門人敢手足
哉曰病者令人起動其手足以便興居此非異事豈
欲門人爲是而驗其手足哉且曾子手足之全門人
豈不習知門人習知之而曾子復欲其啟驗之則相
率爲僞矣況古之全歸非必以形體爲也如以形體
已矣則比干之剖心萇弘之流血顏魯國文信國之
徒皆不得爲全歸孔孟所謂成仁取義將反爲不仁
不孝者也豈聖門之教哉是故君子天壽不貳全性
立命上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其次耳曰若是則

聖門亦以出死生爲事乎曰聖門盡性以至于命則不假於逃倫棄物而死生弗滯矣聖門豈顓顓爲死生哉夫二氏顓顓爲死生故其學爲偏其流爲無父無君雖然非心罪也

難者曰子之先生齟齬焉以覺爲性鯁鯁焉引物連類而強證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

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觀此則性屬理知覺屬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爲性亦終認氣爲理耳雖千萬辨奚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爲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姑不言吾請詢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覺則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夫人其耳目口鼻異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

弟異倫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異發而要之皆一覺也子知仁義禮智之出于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惟以覺爲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爲氣而不當爲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得私夫旣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之覺乎未能外我之覺則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未爲非也亦未爲私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我之覺性屬于氣不屬于理可乎且夫不以我爲主則必以物爲主不以覺爲性則必以不覺爲性苟以物爲

主也則物如木石皆可爲主乎吾未聞人靈萬物而反不如物也苟以不覺爲性則不覺如木石可謂有性乎吾未聞人性至善而一無所覺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父子之道天性記曰毀不滅性是皆以無覺者爲性乎抑亦以有覺者爲性乎卽如先儒之與德明辯自謂有理矣不知是理也其果無覺者爲之乎抑亦有覺者爲之乎先儒何其與易書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矣其又可乎蓋嘗觀

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卽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卽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不以畀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于人之知覺本通于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